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東部雜伶

濟南多女樂，土人名為「搗子班」。所演雜劇，足與菊部諸名優相抗衡。至其靚妝服，妙舞清歌，則有過之無不及也，以故趨之者如鶩。乙酉夏，大吏嚴諭禁止，諸伶無大小，悉拘歸官鬻，且定令人二□千，不得適聽鼓人員與筆墨幕客。於是鑼發鐸叟，歷齒牛兒，以及走廝灶養，皆得解囊，人購其一。嗟乎！以桑榆暮景，而配駟儷下材，李清照且慨乎言之，況茲皆妙齡弱質哉？夫亦可謂煮鶴焚琴，鋤蘭刈蕙，大殺風景者矣。爰記一二於左。蓮熙，字蓉卿，沂州蘭山人。隸蓮喜班。年始□五，粹質□姿，目長而曼，每回眸一顧，令人魂消。所演能兼生旦，而尤工崑曲，《卸甲》《探營》《水鬥》《琴挑》之屬，皆所擅長。班中姊妹行□餘人，蓮獨為之冠。又有小喜者，面如皎月，聰慧善解人意。每嘉客至，俱傍肘下，有如飛燕之依人。年僅□二耳，故未甚藉藉。懷珠山人時為某觀察署中上客，管領風花，支持月旦，與紫曼陀羅館主稱莫逆交。曲巷閒門，時相過從。一見蓮熙，即眷愛之，暇輒與友過訪其家。蓮款待甚殷，然其舉止之間，若常有羞澀可憐之態，蓋天性然也。未幾，山人因公赴東郡，與蓮話別，彼此黯然。山人以素帕留贈，蓮亦以卵色羅報，且曰：「歸時當並驗，以見淚痕之誰多也。」山人過荏平，見壁間有王子夢湘題《憶秦娥》一闕，頗饒風韻，因步其韻，以寄蓮曰：

歸心急，銀河咫尺人猶隔。人猶隔，夢中歡笑，醒時悱惻。

撩情幾縷垂楊碧，銷魂一片桃花色。桃花色，重逢人面，再拚一月。

既返，設宴其室，選色徵歌，極一時之盛。歷下亭者，濟南之名勝也，在大明湖中，一水浮空，群峰環碧，四面遍栽芙蓉，杜浣花詩所謂「海右此亭古」者是也。山人乃折簡邀賓，大會諸名士於中，或彈棋，或賦詩，或作畫，或寫泥金團扇，則皆諸伶所巧也。蓮與諸姊妹乘一葉扁舟，撥綠分紅而至。見諸人之吮毫也，為之研麝，展赫蹄，隨物位置，悉能如人意指。晚則氍毹一展，歌吹四流，幾疑《霓裳》一曲，只應天上，人間那得幾回聞矣。嗟乎！曾幾何時，而已盡風流雲散哉！局中人思之，能無腹痛！

閻九，字玉香，東昌聊城人。隸四喜班。頑石道人曾撰《歷下記游》，已詳載之。色藝為諸部之冠。然九之登場也，宜弁而不宜釵，方其角巾褰衣，丰姿玉映，顧影罕儔，真有翩翩濁世佳公子之態。至演小喬夫婦，則又英姿颯爽，如見名將風流。當時或以他出許之者，猶皮相也。紫曼陀羅館主，今之廣大教主也。為花月之平章，作風雅之領袖，嘗至其家，或呼之侑酒持觴政焉，喜其舉止落落大方，絕無脂粉習氣。時同游者為陸玉遐孝廉，與之最昵，《記游》中所謂淚濕羅帕者，即玉遐事也，亦可謂鍾於情者矣。後擇配令下，適一俗子，頗怏怏。紅顏遺恨，千古同嗟。

黑妮兒，不知其真姓名，隸福喜班。面亦頗潔白，非名副其實者。其演劇也，生旦淨丑、文武雜出，皆優為之。尤善詼諧，聞其科諢者，無不頤為之解，眉為之軒，故能於諸部中別樹一幟。門外車馬喧闐，貴客常盈座。後適人去。紫曼陀羅館主以並未一至其家為憾事云。

巧玉者，直隸吳橋人，隸吉升班。豔名久著。今雖徐娘半老，而一種楚楚可憐之狀，尚足動人。能唱正生。其演《進蠻詩》《審刺客》諸劇，摹繪情形，惟妙惟肖，其調高響逸處，尤能繞畫梁而過行雲，蓋古之韓娥類也。至其登場，面目隨時更換，演《一捧雪》之莫成，則忠義奮發，勃勃若有生氣，至代數時能涕淚俱下，觀者亦不覺線珠之滾滾也。客至其家，款接之殷渥，吐屬之風雅，他雜姬皆不能及，誠尤物也。巧玉已有所主，然不免在二□千之列云。

潘玉兒，小字天仙，大梁人。年□有三齡，即隸喜慶。初為正生。豪情逸韻，擊節高歌，聽者為之神移，而自不覺座之前也。旋為三升以重價聘去。偶見藕卿裝束登場，旖旎風流，心竊慕之，潛自揣摩其形狀，久之，悉擅其所長，柔情媚態，更出其上。適藕卿為一顯者所昵，代脫樂籍，玉兒遂兼為小生。性頗柔婉，纏頭之費，從不與人計較，以故枇杷巷底，車馬喧闐，一時聲價倍增。夢琴仙客久旅歷下，最喜玉兒，每聞玉兒演劇，雖遠必至，隅坐靜聽，輒為之正其節奏；下場見之，必招令人席侑觴，告以曲折有誤，必令按腔改唱，自稱為顧曲周郎。玉兒慧敏受教，不以為忤，而以為樂，如是者有年。及縣官鸞妓令下，淒然曰：「寧為才子妾，不願為俗人婦也。顧我閱人多矣，從未有一相識者可托終身。惟夢琴愛我，然格於例；至年齒遲暮，所不計也。」蓋夢琴為幕府上客，當道甚器重之，年亦六□餘矣，鶴髮童顏，尚稱矍鑠。鴛以玉言走告夢琴，夢琴躍然起曰：「個妮子果有斯志，當代籌之。」遂倩他人應名，而別營金屋藏嬌焉。於是每逢花氣侵簾，月光入牖，夢琴笛，玉兒奏歌，為消遣計。不意好事多磨，夢琴遽以消渴疾卒，旅橐蕭然，無以為殮，蓋雖為名幕，而南轅北轅，揮霍已慣，去家千里，孑然一身，自友朋外，無一戚串。玉兒盡出其釵釧衣履，鬻諸市，供喪費，並購地於趵突泉旁，埋其骨焉。事既畢，即往某尼庵，削髮入空門，絕無依戀。玉兒自謂此繫命焉，不可強也，決棄舞衫歌扇之因緣，而為茶版粥魚之生活，蓮性潛胎，荷絲竟殺，煙花中人，又何不可立地成佛哉？

娟兒，一字慧珠，東昌人，隸福慶班。年僅□四。明眸善睐，容態動人，而一串珠喉，有若曉鶯雛鳳，故選色征聲者，輒推為巨擘，以是豔名獨著。瓜字將分，風情半解，眉語眼波，銷魂真在個中。所居邃室曲房，尤為幽靜。庭中多栽秋海棠，片石孤花，別饒雅趣。入其室者，幾忘近於市廛、甚囂塵上也。工小曲，頗記近事。出語詼諧，妙解人頤，顧非與客素相稔者，不輕發聲。至若粉墨臨場，則又慷慨淋漓，哀感頑豔，傾其一座；裝束既改，面目亦更旖旎溫存，別有一種情致矣。時有山右王君者，碩腹賈也，賞其明豔，擬出千金為之梳櫛，然娟兒弗願也，婉辭卻焉。王忿甚，索還所贈物。娟遽出己資，入□售物如客所贈者凡三四，令王自擇，王慚而去。娟卒隨一貧士，伉儷甚相得。初入門，見已平日所彈琵琶懸於壁間，遽起擲之階下，裂焉。賓客盡愕，莫解娟意。娟曰：「今為良家婦，豈復需此？不能斷我手，故假樂器以明志耳。」乃盡歎服。娟之能自立，亦可見矣，宜其出淤泥而不染也。

鳳兒，小字玉，武定人。進高升班時年止□五，歌舞超群，已稱絕藝。演《天水關》《二進宮》等劇，音調高逸，聲情激越，聽者盡怡。有客於紅氍毹上見之，疑其志厲風雲，詞成廉鏗，眉宇間稜稜有逸氣；逮乎歌衫既卸，妍態畢呈，頃刻頓若兩人。蘋香樹主曾與之訂歡，往來莫逆，纏頭羅綺之屬，饋贈盈篋，無所吝也。鳳亦先意承志，曲盡纏綿。一日，以有事將去歷下，鳳特邀諸姊妹，盛設祖帳，餞行於蔚藍軒，肴饌既陳，笙簫並作，合演《長亭》《草橋》諸出，盡態極妍。演竟，重複入席，洗盞更酌，諸妓更以囉帕錦帶贈客，為別後相思之征。眾謂數□年來，無此風流韻事矣。

錦兒，字寶瑟，章夏人。以家貧，墮落平康，致為鞠部雜伶，非其志也。年□五，猶梳雙鬟，一切皆尚吳門結束。工響笑，謔浪自喜，女中之東方曼倩也。態度瀟灑，舉止蘊藉。既扮小生，輕衫小扇，流盼生姿，居然翩翩顧影美少年也。隸四喜，推為翹楚。眉黛時有隱憂。客或有詰之者，俯首不答。固問之，則曰：「其中自有不可言之隱在也。」或有代為之謀者，則又含涕以謝。耕煙羈客往來會垣，所至以錦兒為主，資用出納，衣服浣濯，一切皆錦兒所司，錦兒亦願嫁之，托以終身。後客別有所眷，遂與錦兒絕，因是大為姊妹行所白眼，蓋錦兒倚門買笑所蓄，悉以畀客，而為客所干沒也。錦兒歎此中不可以處，一日，自劇場歸，手調紫霞膏，以自畢命焉。嗚呼！客非人也，負錦兒多矣。

珠兒，小字如意，籍本蘭山，自幼寄居天津之吳橋。年已及笄，姿態娟妙，丰神獨絕。唱「折柳陽關」三闕，柔情纏綿，韻致纏綿，殊令人之意也消；其餘所嫻詞曲甚多，而此為獨步。每演是出，座客常滿。珠兒尤以歌勝，韻可繞樑，脆堪裂帛，其錯落若走盤，尤不愧珠之一字。頑石道人常偕友往訪之，珠兒知其為名下士，款待周旋，尤為優渥。時道人將回江左，友人即於珠兒妝閣餞行。酒半，抗聲高歌，響震金石。歌竟，捧觴為生壽，曰：「兒不願久於風塵，意將擇人而事，特意中尚不知有誰何。筆墨稍閒，敬乞作一小傳以表彰之。」道人當時諾之而未果。明春，忽患時痘，遽爾怛化，叢葬北邙。吁！亦可傷已！

天南遁叟曰：「齊饋女樂，見於《春秋》，意者其亦管敬仲女閭三百之遺風與？維揚謂之『髦兒戲』，不知始於何時。上海向

亦行之，今廢。粵東女班不亞於梨園子弟，始則歌衣舞扇，粉墨登場，繼則檀板金尊，笙簫侑酒，真曲院之翻新，綺游之別調也。余友頑石道人著有《歷下遊記》，閱之聊當臥游。紫曼陀羅館主之至也後於道人，亦復綴其近聞，出以示余。余雖不得至，心嚮往之，筆之以代耳食。」